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嬖根苦果

林光輝
著

15
9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嬖根苦果

林光輝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黎 毅 倪長遊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嬖根苦果

ลูกบั้งเกิดเกล้า

作者 林光輝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758 - 0 - 1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穫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獨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444465/15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補充這套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問： 吳 修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I336.15
S819

泰華人文叢書目

荔枝奴	司馬攻	黑本子與紅葉	陳小民
在水之濱	夢 莉	龍城河畔	若 萍
海憶	陳博文	小木船的傳說	藍 燄
20 世紀泰華掌故	胡惠南	畫龍壁	李少儒
這裡的夜靜悄悄	白 翎	淑德在儒修	修 朝
春遲	黎 毅	心花朵朵	莊 牧
狗精傳	倪長遊	我家有女初長成	范模士
橋	老 羊	山洪	沈逸文
故鄉水情悠悠長	洪 林	情系故土	劉助橋
奇石	馬 凡	一手沒公開資料	林文輝
一罐老菜脯	曾 心	三朵花	毛 草
大山的足印	林 牧	紅木棉	夏 煌
畫霧	子 帆	歸宿	鄧澄南
嬖根苦果	林光輝	偷香	詩 雨
岔道口	劉 揚	置彈	南 君
情結	鄭若瑟	問情爲何物	曉 雲

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…………… 司馬攻

短篇小說

嬖根苦果…………… 1

遊 記

中國一月遊…………… 31

婆根苦果

門外傳來印閩的報更聲：已經是午夜了。可是萬興頭家娘還老是不能入睡，兩眼直瞪天花板出神。夜是靜悄悄的，十一月的天氣是那麼沁涼；然而她的心卻似滾湯般的沸騰；於是她起床來了，在房子裡走來走去。

“夜這麼深了，秀鸞和春德怎麼不見回家，真氣煞人！”這個念頭像走馬燈般在腦際間旋轉不息；

“春德也許是和一些豬朋狗友去吃喝逛遊；可是秀鸞呢？”雖然他是個浪漫成性的女子，但也不會這麼深夜還不回家。傍晚見她照例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匆匆忙忙好幾次上樓下樓，但他不去理睬她；因為夜裡出門或去看電影是她這千金小姐的家常便飯。——“春德太夜歸已夠氣煞人，何況還有一個青春妙齡的女兒呢！

她知道今夜大佛寺有常年裱金盛會，她預料秀鸞一定是去那兒禮佛，裱金；所以命寄居在家裡的丈夫的一個同鄉——福伯去盛會裡尋覓；但去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了，還不見來回報。她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的，在房間團團轉，口中不斷地喃喃地不知在講些什麼話，焦急的神情溢於言表。當她的視線觸及那掛在壁上她丈夫——萬興頭家的遺照時，她覺得丈夫在對他怒目而視，忿忿的罵道“慈母多敗兒！”心中更是如尖刀剗割一般，隱隱作痛。她想，倘若這時候他還在世的話，她一定要跪在他面前懺悔。他逝世至今還不上半年，春德秀鸞更變得不可收拾了。

二

萬興頭家是仙山鎮的殷商巨賈，除了擁有一間規模大的“二盤”雜貨店之外，還是鄰埠的火礱和糖廠的大股東。他今年已是五十歲左右了，身材高瘦，膚色蒼白，上唇長著疏疏落落的短髭，臉龐像久藏的柚子般的乾癟多摺皺，神色憔悴。他一年到頭總是穿開胸衣，四旗褲，佩著大褲帶；不認識他的人一定會誤會他是個農夫。他的結髮妻子金氏，又矮又胖，一說話時臉頰的兩片肉不住的抖動，好像要掉下來似的。和丈夫比起來，實在極不相稱。也許是僑居異鄉

年久，被當地的風俗習慣所影響：雖則還仍留著髮髻，但下體則穿“紗籠”，口嚼檳榔老葉，吃長齋，而每逢佛日又必到佛寺“添汶”及聽僧人唸經說偈，她雖年已四十餘了，但還是滿身珠光寶氣。

這對老夫妻膝下有一對兒女而已。因為溺愛，所以一直至兒子十二歲，女十歲，才把他們送去埠中唯一的華校——樹人學校求學。因為家庭環境富裕，母親的放縱寵嬖，而父親因全副精神都投於商場上，無暇管教，因此使這對兄妹變成不折不扣的阿舍姑娘，愛享受喜打扮，驕矜浪漫，無心讀書，所以成績極低劣，幾乎每次考試都是名列末席。

因為該校鑑於教授華文時間甚短，大部份學生的程度都甚差，所以特別放寬尺度：凡成績五十分的均允予升級試讀。這對兄妹便是校中標準的“試讀”生，免強的升上四年級。但卻還未修完學程，便撒手不學習了！

這是那一年第三學期中段的事。

一天早晨，這對兄妹一抵校門，便飛也似的奔到校務處級任丁先生辦公桌前。春德開門見山的道：

“先生，我母親叫我們兩人從今天起退出華文班，單讀一項泰文。”

“為什麼呢？”丁先生驚奇地問道。

“母親說華文班的家庭作業太多，恐怕我們用功過度身體不好。而且學期尾‘波四’要會考，母親說放掉中文，才有時間去溫習泰文，才能得到一張‘波四’文憑。”他一口氣講出來，微微地在喘氣：

“天哪！”丁先生心中這麼嚷著：“他們的母親恐怕他們用功過度而弄壞了身體！這實在是教人笑脫了門牙！”他已經做了他們幾年的級任，對於這對懶惰成性的兄妹是瞭若指掌的：經常不做家庭作業，即使做了也不過是滿紙塗鴉；測驗或考試時偷看的技倆甚為神通廣大；勞動服務時往往逃得無影無蹤；……

“那麼，華文的初小畢業文憑你便不需要的嗎？”

“泰文文憑可以去升學，中文文憑只好拿去揩屁股。——這是母親對我們說的。”秀鸞嬌聲嬌氣的插嘴了。

“胡說八道！”丁先生覺得面龐有點熱辣辣的；但他迅速控制著自己的衝動，又柔和地問道：

“那麼你們對此有什麼感覺呢？”

“覺得母親的話很對。”春德瞥了先生一眼，慢吞吞地說：“母親說，以後要讓我們讀泰文大學，才可做人上人。”

“我……我們一向就不喜歡讀中文。”秀鸞吶吶

地說。

“啊！”丁先生不自覺地脫口而出，他覺得全身顫抖著，再也講不出什麼話來了。良久，才揮手示意叫他們離開去。

過了許久，丁先生讓心情稍為平靜了些，才將這事向校長報告。校長沉思有頃，然後說：

“丁先生，放學後最好去唔他倆的家長，盡量說服他們。”

“校長，求求你，叫別人代去行不行？我真不想去他們的家！”

“你是他們的級任，你不去要叫誰去！你的心理我是十分了解的，我的私心是極同情你的，但在公事上則不然了！我們並不單純爲了有一碗飯吃才來教書的，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發揚傳播祖國的文化；多一個人來接教育，便是我們多一分勝利！不然我們爲什麼要來廁身於這麼的窮村僻壤中，過著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？”校長嚴肅地說，講到後半段聲調有點激昂了。丁先生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，忙道：

“我真不該講那些洩氣的話！我一定去的，一定盡所能去說服他們的家長。”

丁先生之所以不高興去春德，秀鸞的家訪問，是有其因果的。

大約在四五年前，丁先生剛踏出校門不久，立志要做個教師，便去教育部投考師資。結果如願以償得執教證了。不久，由友人介紹，來這仙山鎮樹人學校執教。他抵校後第二天便開學了。

那天早上，有一個上身中國衫下身“紗籠”，身材矮胖約四十餘歲的婦人，攜帶一對兒女來報名入學。她的態度驕矜而傲慢，當丁先生叫聲“阿孀請坐”時，她睬也不睬的“呸”一聲，張開那染滿檳榔老葉的血紅的嘴巴，冷冷地說：

“你不認識我，校長才懂得我；你去叫校長來！”

這可把丁先生氣壞了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，校長便走進來了。只聽他向那女人打招呼道：

“頭家娘，請坐。”這一來才見有一絲愜意的神情掠過她的眉梢；她毫不謙讓的大刺刺地坐下來。

“我帶兩個孩子來報名入學。”

“歡迎！歡迎！無任歡迎！”校長是巴不得有更多的學童入學接受祖國文化，所以對於學校每增加多一個學生，覺得是心靈上一種無可言喻的安慰。

“本來是想要給他們單讀一項泰文就好。”他俯首在桌邊的痰盂吐下了一口血紅色的唾液，接著說：

“但他們的爸爸硬要給讀華文，無可奈何只得遷就他。”校長覺得有如一盆冰水在他頭頂淋下，但他畢竟是飽經世故的人，所以臉上不動聲色，只是一味微笑。至於丁先生，只見他臉上一陣白一陣紅，作勢要站起來了；校長轉過去向他一瞥，似乎叫他少安毋躁；然後半開玩笑地朝那對孩子說：

“努力讀書，長大了才可幫忙爸爸做生意。”

“娥，奴邁連巴沙澤（媽，我不讀中文）！”那個女的鼓著小腮，以泰語撒嬌的對她母親說。

“娥，蓬哥邁連巴沙澤（媽，我也不讀中文）！”男孩子也以泰語大聲的附和著。丁先生那瘦削蒼白的臉陡的漲紅起來，他迅速站起來，頭也不回的走出校務處了。校長也盡量的抑制著那將要爆炸的情緒；他還未開口，只見萬興頭家娘瞟了那對寶貝兒女一眼，輕輕的叱道：

“還說這話，被爸爸打得還不夠嗎？”

孩子不敢開口了，但互相扮著鬼臉。

“孩子叫什麼名字？校長平心靜氣地問，同時提起筆準備填下學籍簿。

萬興頭家娘又“嗤”的一聲，吐了一大口紅色的唾液，用手帕按著那紫黑色的嘴唇；然後答道：

“實提猜，姓蔡；暖亞儂，姓蔡。”

“中文名字。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中國人沒有中國名字，這成什麼體統！”校長心中有點忿忿然了，但表面依然安之若素，柔聲地道：

“頭家娘，我以為必須為他們做個中國名字才行呀，否則上華文課點名時是怪別扭的。”

萬興頭家娘不得不勉強同意了。於是校長為她的，“阿舍”起個名字叫做“春德”，“小姐”叫做“秀鸞”。

四

樹人學校的校長蔡先生，為了使每班的級任能夠更深入的去了解每個學生的情況，以便更有效的教好學生，所以主張不變動班主任，即是說，某班學生升級了，依然是原一個級任；因此丁先生便一連不輟的做了春德和秀鸞四個多年頭的級任了。目前這兩人已經是少年了，是四年級學生。

這幾年來春德和秀鸞實在是以一對特殊地位的學生，出現於樹人學校之中：他倆的家雖離學校只一小段路，但每天均得由三輪車代步，而且有保姆護送；因為全校二百餘學生只有他倆與眾不同，所以甚惹人注意。

他倆天天是穿著光滑的皮鞋，畢挺的衣服，帶金殼手錶。小學生是不準用鋼筆寫字的，但他倆卻各有一枝金筆插在衣袋炫人，另外則攜帶一具大型手搖削鉛筆機。而秀鸞除了這些之外，她母親惟恐女兒不美似的，髮式無日相同：辮子時而雙時而單，髻子時而扁時而圓，紮在上面的絲帶的顏色也無日相同；此外還天天為她畫眼眶，畫眉……可是論起讀書的成績來，則都低劣得可憐，每次考試常是名列末座。兄妹的性情都十分傲慢，看不起家境較貧寒的同學，說他們為窮鬼，所以同學們大多討厭他倆兄妹。

有一次，預備鐘響了，同學們絡繹地走入課室了，只聽見秀鸞力竭聲嘶地朝向全班同學罵道：

“你們這些窮鬼，誰偷去我書包內一張廿銖鈔票！”

“你不可以這樣亂加以侮辱同學！”級長胡先俊急忙起來制止她。

“一定是你們這些窮鬼偷的！”她像被毒虫所咬的叫嚷起來：“我要搜查你們的書包！你們如果清白便給我搜！”

幾個較老實的女同學氣得幾乎要哭出來，顫聲的說：

“你搜！搜不出要賠償什麼？”